

如果你問我，一生中，那個階段最值得我懷念？  
我會告訴你，初中的那段日子。

也許，初中的第一天，就有“長大了”的那種感覺。離開了小學，就好像在揮手與心中的“小孩”告別。心中期待的長大，開始了初中的第一天，也開始了三年無盡的歡樂。

隨後的三年，所有點點滴滴的，都印上在這可貴的一千多個日子裏。“紀念 ky niem”，當時圈子裏流行的一個詞，意指時時刻刻都該留下點點紀念。留給明天，留給懷念逝去的日子的時候。（chut cho hom nay, chut cho ngay mai 留一點給今天，留一點給明天）

初中，帶給我的是朋友，是兄弟的情。是朦朧的愛，異性的喜悅。是新鮮，是好奇。是無憂無慮，是歡樂的日子。

1968 年，一個少年的開始，一個在戰爭中開始長大的少年，開始了他一生最難忘，最可貴的三年。

1968 年，是一個最具有歷史性的一年。在戊申年除夕的第一槍，打開了越戰中最惡劣的一場戰役，也打開了當時少年的我對戰爭的認識；一種隱隱，不清晰的認識。

炮聲，代替著鑼鼓喧天，歡送我進入中學---知用中學。

炮聲，後來，也剝奪了潘玉聲那年輕的生命。一位雙方家長都認識的同學和我，在入學的第一天，一齊步入知用中學的大門。

唱著“左三年，右三年”，一首知用中學音樂老師所教的歌曲，從此陪著我們。。。

多少個三年已莫明其妙地悄悄逝去，這首歌曲又有多少次出現在與同學通訊的書信中？兄弟們，還能擁有幾個三年！？

在 2011 年的 7 月 4 日，One 條龍成員的楊法生和黃暢祺，與暫住廈門的黃世欣聚面。這次的聚面，開始了闊別多年的重逢，開始了從 1968 年的延續，也開始了 One 條龍的後代多一點了解父輩們長青的友誼。。。

2011-8-8 寫于中國廈門



老大，黃世欣；老二，楊法生；老三，陳百賀；老四，黃暢祺；老五，鄭思純；老六，鄧德成